

方志理论与实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学会

方志理论与实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学会

方志理论与实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学会

编辑出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编纂委员会

新方志激光照排服务部照排

新疆新华印刷厂制版印制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15.7 印张 32.4 千字

1990 年 5 月第一版 1990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00 册 定价 8.00 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部资料准印证(新出)字第 454 号

296A

为了顺利召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学会首届学术年会和出版《方志理论与实践》一书，以下各家集体会员单位给予了资助。本学会谨于此向他们的领导和全体会员表示衷心地感谢！

资助单位：

- 《新疆通志·石油工业志》编纂委员会
《新疆通志·金融志》编纂委员会
乌鲁木齐市志党史、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新疆通志·民政志》编纂委员会
《新疆通志·供销合作志》编纂委员会
《新疆通志·煤炭工业志》编纂委员会
《新疆通志·畜牧志》编纂委员会
《新疆通志·建设兵团志》编纂委员会
《新疆通志·钢铁工业志》编纂委员会
《新疆通志·外事志》编纂委员会
《新疆通志·林业志》编纂委员会
《新疆通志·民用航空志》编纂委员会
《新疆通志·卫生志》编纂委员会
《新疆通志·财政志》编纂委员会
《新疆通志·经贸志》编纂委员会

前　　言

《方志理论与实践》是自治区地方志学会首届学术年会的产物。自治区地方志学会自1989年3月17日成立以后，积极开展了方志学术研究活动。根据1990年初学会第二次常务理事会的决定，于1990年11月15~17日召开首届学术年会。在各地、各单位学会会员的支持下，年会收到地方志论文、调查报告、工作研究、稿评等共101篇。经过学术评委会评定；评选出优秀学术论文一、二、三等奖21篇，优秀学术论文鼓励奖21篇。在这42篇的基础上，又从不同角度，选择了19篇文章，编辑成了这本《方志理论与实践》。

更确切地说，她是我区广大修志工作者坚持修志八年所取得的诸多成果的一个组成部分。自从1983年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编纂《新疆通志》和地州县市志以来，在全疆约有两千名同志先后直接或间接地投入了这项虽然清苦、辛苦、艰苦，却是有益于当代，惠及子孙的工作。全国所有高等学府还没有一个地方志系和地方志专业，没有为地方志培养专门人才的场所。当前从事修志工作的同志，过去可能是机关

干部、教师、记者、编辑，或者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他们凭着对党的忠诚，对人民事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不畏艰难，运用“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办法，坚持在修志岗位上勤恳耕耘。《方志理论与实践》证明，自治区修志队伍的水平虽说不算高，但是她已经超越了呀呀学语的孩提时代。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过程，对地方志的研究对象、性质、功能、结构、特点等理论问题及拟定篇目、搜集资料、撰写志稿、总纂成志等编纂实践方面都积累了不少经验。《方志理论与实践》在这方面算是一个缩影。

新疆修志八年，在队伍训练上，在资料搜集上都为撰写、总纂审定、出版地方志书作了一系列准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今后十年，将是丰收的十年，《新疆通志》和地州县市志合计 180 部，以维汉两种文字出版，合计 360 部，到 1990 年仅出一本汉文《哈密县志》。本世纪的最后 10 年，即 1991 年至 2000 年间的 10 年中，我们打算在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基本上把初稿写出来，并且做到绝大多数志稿能够完成总纂和定稿，就出版而言，如果下决心在 10 年完成，那么，平均每年要出维、汉文志书 36 部。据我们所知，有些省已决定于 2001 年开始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届修志了，因此，我们计划在本世纪末完成本届修志任务的时间表，是形势所迫。旷日持久地拖下去，18 年还完不成一届修志任务，如何向党和社会作交待？

时不我待，在“八五”期间狠抓地方志进度固然十分重要，更重要的是必须保证志书质量。质量不高的志书，就起不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就会失去编纂地方志的意义。

如何加快修志进度和提高志书质量呢？除了加强领导之外，在修志队伍内部，关键是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方志理论水平和编纂业务能力，《方志理论与实践》出版，既是我们新疆修志工作者目前综合水平现状的反映，又是相互交流，相互促进，提高自身编纂能力的一份教材。我们希望她的出版，能为加强我区方志理论研究，能在提高新疆地方志书质量上，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并且，能获得国内同行们更多的指教。

在编辑《方志理论与实践》过程中，由于时间紧迫，对原稿作某些处理时，未能征求原作者的意见。另外，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编辑中的缺点、毛病在所难免，一并请予谅解与指正。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学会秘书处

1991年4月

首届学术年会 优秀学术论文评审委员会名单

顾问 锺英 马子健
努尔穆罕默德·多莱特
主任 何炳济
评委 何炳济 锺兴麒 雷永耀
金天靖 罗承瑛 俞其中
加勤治
秘书 杨正君

目 录

方志学与区域发展研究	钟兴麒 钟英(1)
新疆百岁老人及如何入志问题的探索	何炳济(27)
关于方志学研究对象的思考	金天靖(52)
民族地区的县志要写好民族篇	郭德淦(64)
纪实性摄影图片在志书中的意 义、作用及其运用	杨正君(74)
突破旧框框 运用新观点	
--试论编写畜牧志的指导思想.....	石长魁(83)
新疆的乡土志	胡正华(94)
县志结构与发展趋势	王广荣(106)
兵团的特色与生命力	
--浅谈编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志》 ...	罗承瑛(123)
浅谈志书的资料性	刘星(131)
检察专业志编纂工作刍议	张国吉(142)
新疆石油史料考析	王连芳(153)

专志总纂程序初探	刘德润(161)
修志不可忽视旅行记资料	戴良佐(167)
浅谈方志的评价标准	彭光华(175)
方志《凡例》浅析	李守伦(185)
方志功能再认识	李 明(192)
也谈地方志的“越境”问题兼及社会	
科学著述的入志标准	王庭恺(203)
概述琐谈	梁德元(209)
旧题重谈	
——关于编写地方志的管见	王野萍(213)
政治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志的生命线	
专业志篇目设计浅谈	张富录 李学华(220)
资料的博采、精选、辨伪	于维诚(230)
科技志专业篇章的编写	郑东辉(235)
浅议志书中编写哈萨克语方言	庄士珂(243)
方志学学科性质初探	哈不都(248)
精心修改 认真总纂	
——对《哈密县志》稿修改总纂的反思	
	沈炳年 彭光华(254)
	王文魁(264)

- 卫生志篇目研究刍议 … 朱琬 吉禾 高凌文 唐培作(274)
编修《新疆通志·文艺志》断想 蒋 林(280)
军事志篇目设置浅议 张辉轩(287)
浅谈修志的资料工作 靳红莉(294)
自然地理环境与自然地理志 韩 慧(301)
人口志地方特点初探 于伟平(308)
《乌鲁木齐市志》专章编写方法探索 卢寒峰(314)
新方志收录人物不宜强调原籍为主 蔺茂奎(319)
浅谈概述的语言艺术 刘树靖(325)
对《新疆通志·侨务志》几个问题的思考 ... 李德华(330)
编好年鉴 贵在组稿 姜宗禹(338)
《乌鲁木齐市志》交叉重复问题
 处理之管见 杨 震(345)
谈谈编制年鉴索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曹孟芹(351)
方言志撰写初探 卡吾力江·买提库尔班(360)
《卫生志》记叙合作医疗的商榷 唐培作(366)
《新疆通志》的民族特点 雷永耀 刘德润(370)
物价专志总纂心得琐谈 李超群(380)
例义有别 任务分明
 —浅谈地区简志编写 郑成加(384)

编写资料长编是志书试写前的关键	张德珍(387)
谈谈史志编辑人员的修养	武星斗(390)
试论民族特点的记述	党东颉(397)
地方综合性年鉴的连续性和新颖性	刘春(402)
编写《军事志》必须遵循三项原则	张福任(407)
关于编写军工历史资料大事记几个	
问题的探讨	李保成(410)
浅谈年鉴信息的属性及年鉴信息的搜集	潘喜明(414)
志书语言浅议	古青(418)
《新疆通志·城乡建设志》的总体构思	解文翔(422)
企市合志议	黄登来(427)
编稿中的逻辑、规范和一些原则问题	黄建安(433)
编写民族志应注意突出民族特点	
和地方特点	忽晓梅(440)
民族地区编修科技志应注意的问题	盖国斌(445)
试谈民族志编写中的几个问题	贺继宏(450)
温宿商业兴衰录	张晓森(458)
编纂《吐鲁番市志》的几点设想	葛辛(468)

方志学与区域发展研究

钟兴麒 钟 英

内容提要

一、方志学应还其本义。“方”即地方、区域，“志”兼有“知”和“记”的双重意义。方志学是研究如何认识和记述区域发展的科学。我国方志学历来就主张记述一方，必须认识一方，即主张研究和记述区域状况。二、本届修志热潮的出现，是以区域研究的客观需要为背景的，中外区域发展研究的崛起，其相互影响，将促进我国方志学水平的提高。三、方志学具有高度务实的品格，必须以地方志为依托，要研究地方志。它包括方志编纂学，但不等同方志编纂学，还应注重研究区域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为方志编纂和应用提供理论指导。四、方志学的理论框架以“区域”和“发展”这两个概念为基础。“区域”是多元的多层次的人类生存和活动一定空间的抽象。方志学的“发展”概念具有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动力、目的、任务和方法论的全部内涵。方志学主要研究如何认识和记述区域发展历史

和现状的一般规律，它统辖方志编纂学、方志应用学、方志目录学、方志发展史、方志学史等学科。社会实践的现实要求把方志学提高到新的水平，方志工作者要勇敢地承担历史赋予的开拓性任务。

随着方志事业的蓬勃发展，近年来，方志工作者就方志学理论的基本问题，作了许多极为有益的探讨和研究。但众说纷纭，仍然莫衷一是，似可再作进一步讨论。

方志—认识和记述区域发展

面对改革和开放的新形势，方志学既要继承传统理论的精华，又要革新以求进步。方志的“方”其本义即地方，是空间区域概念；“志”有“知”和“记”的双重含义。自古以来，方志典籍均努力反映区域的历史和现状，我们应该如实地将方志学认定为认识和记述区域发展的学科。

探究方志学的本义，首先应弄清方志学研究对象及其属性。为此，回顾一下方志的源流和发展是十分有益的。

《周礼》中有“诵训掌道方志”一语，为“方志”一词的最早出处。汉代郑康成注释说：“道方志”，就是“说四方久远之事，以告王观博古所识。”他释“志”为“记”，并把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梼杌》都归入方志门下。^①段注《说文》释“志”即“记也、知也”。不能简单地把“志”解释为“记”。

春秋战国时期的图记为职方氏所掌，《周礼·职方氏》：

“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辩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財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这类图记与后世方志有重要渊源，其内容包括邦国都鄙、民族、人口、財用等方面的基本情况。“职方氏”的“职”即“识”，“职”为“识”本字。段注《说文》：“纤微必识，是曰记。”方志工作者先躯一职方氏的责任就是认识和记述一方区域的基本情况。

《后汉书·西域传论》称汉方志对“若其境俗性智之优薄，产载物类之区品，川河领障之基源，气节凉暑之通隔，梯山栈谷绳行沙度之道，身热首痛风灾息难之域，莫不备写情形，审求根实。”《后汉书·西域传》取材于班勇《西域风土记》，具有汉代方志的基本结构，不但记述内容有所增加，记述方法也较职方氏图记有所改进。所谓“备写情形”，是指其记述的全面性和综合性；“审求根实”则是对材料作去伪存真的加工，要对“其境”“审求根实”就要对“其境”作具体研究。

晋朝常璩在《华阳国志·序志》中谈到：“只记厥初开国，不叙后事，实多疏略；单录仁人志士，不载之州土地，犹未详备”。他提出方志应汇史事、地理、人物于一篇。^②张国淦《古方志考》论述汉以前的方志，“分别平行，各目为书”，或者专记地理，或者单叙人文。《华阳国志》熔历史、地理、人物于一炉，奠定了方志的基本体例。历史是社会活动的纵剖，地理是社会活动的空间，人物是社会活动的主体，把三者统为一编，抓住了区域社会发展的三个主要因素，这是对方志理论的一个可贵贡献。

唐朝李吉甫所撰《元和郡县志》，是我国最早的一统志。该志按十道记述，条分缕析，颇为完备。宋朝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因贾耽《十道志》、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之旧，

拾漏补阙，增添人物、艺文。《四库全书总目》指出：“记载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自是而大变。”司马光序宋敏求《河南志》、《长安志》说，“凡其兴废迁徙及宫室、城郭、坊市、第舍、县镇、乡里、山川、津梁、亭驿、庙寺、陵墓之名数与古先之遗迹，人物之俊秀，守令之良能，花卉之殊尤，无不备载，”他赞赏这样一部方志，“真博物之书也。”^③

元代李好文在所撰《长安志图序》中说：“所载宫室，池苑、城郭、市井曲折方向，皆可指实了然，千百世全盛之迹，如身履而目接之。”他要求记述其实可指，并认为修志岂是为考察古迹，给升高而赋者提供资料，应该对生民衣食所系的经济情况详加记载。《四库全书总目》称道《长安志图》，“渠泾图说，详备明晰，尤有裨于民事，非但考古，资博闻也。”提出了修志要有裨于“民事”，要考察并记载与人民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

明清方志大都沿用宋元体例，强调反映地方的发展变化，明代杨一清序《九江府志》，试图说明志书篇目排列的逻辑顺序，并说“该古今之变，综事物之情者，莫若文字”。^④清代冯达道说：“郡必有志，所以记变也。”^⑤王士禛称《汉中府志》、《武功县志》不合古法，《四库全书总目》则说：“踵事增华，势难遽返”。方志体例增删损益是时代变化的必然结果。正如章学诚所说：“例以义起，别为创制可也。”^⑥

戴东原主张方志地理说，强调区域沿革，章学诚始倡方志历史说，重视因果变化。关于方志学属性的争论中，两者都没有否认“一方之志”这个客观实在。既承认方志的记述对象是“一方”，就必须承认方志的研究对象也是“一方”。因为只有认识“一方”才能记述“一方”。王源甚至说：“不知四方之形势，不可以志一方；不知乎天下之规模，不可以志一县。”

⑦顾炎武盛赞郭造卿长期在蓟北营垒，塞外濡源，又重视实地调查，才写出“一方之故，颇称明悉”的《燕史》和《永平志》，并由此提出“必身历其境而复按得实”，为修志人员必备条件之一。《福建通志》亦称郭氏“往来塞上十余年，九边三辅扼塞，言之如指掌”，与顾炎武所论相合。⑧姚鼐也强调修志人员认识地情的重要性，特别指出编纂边陲志，“不得生其土地，具史才者论定之，犹患不能善也。”⑨

民国年间，吴宗慈主修《江西通志》，对方志理论有所创发，主张修志“以实用为归”。他说：“居今之世，而言实用。概而言之，自以新时代为对象。分析言之，则属于精神方面者，如金石、考古、氏族、语言与各种有价值之文献是；属于物质方面者，如水利、物产、地质等类是。”有的篇目虽与旧志同，而内容迥异。如“氏族调查，非如高士廉、令狐德棻所撰之氏族志，专重族望，必须注重于民族迁徙、生存、独立、合作等等条件；方言调查，不仅关于音韵之学，实为民族大一统之基；昆虫草木之调查，又纯粹出于新科学之研究，于古无前例者也。”他认为修志工作者“须于比次之学外，尚贵有独断之学。譬一事也，记其始须要其终，而其所以始所以终，则贵有独断之识矣。一政也，言其利须不忘其弊，而其所以利与所以弊，则贵有独断之识矣。”⑩只有对本区域的历史和现状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明确得失，才有可能具备这种独断之识。瞿宣颖进一步明确指出方志“是记述此一地方生育长养之序程”。⑪既重视方志的区域性，又强调反映其历史发展过程。黎锦熙在阐述方志属性时说：方志即“地志之历史化”和“历史之地志化”，⑫力求在戴东原和章学诚的基础上，实现新的综合，把区域和发展统一起来，但还没有形成新的理论概念。